

# 《恶之花》:巴黎的城市寓言

田焱

(枣庄学院 宣传部, 山东 枣庄 277160)

[摘要]作为象征派鼻祖的波德莱尔,其唯一的诗集《恶之花》就是一部巴黎城的寓言。波德莱尔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但在纸醉金迷的巴黎城,他看到的风景却是恶无处不在:腐尸、吸血鬼、幽灵、骷髅,在充斥着巴黎的无数的赌徒、酒鬼与妓女的身上,他看到了贫穷、丑恶,而这贫穷与丑恶背后,有一种情绪正悄悄滋长,那就是暴力革命。波德莱尔不是革命家,但他敏锐的目光却穿透了巴黎的心脏,寓言了这座城市底部孕育的反叛。

[关键词] 寓言《恶之花》;巴黎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07X(2005)01-0085-04

作为象征派鼻祖的波德莱尔,其唯一的诗集《恶之花》就是一个最大的象征:一部巴黎的城市寓言。波德莱尔自己说:“在这部残酷的书中,我注入了自己全部的思想,全部的心灵,全部的信仰以及全部的仇恨。”这所有的爱与恨,所有的痛苦与欢乐都指向同一个城市,那就是巴黎。

## 恶无处不在 巴黎的风景

19世纪中期的巴黎,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期,素以浪漫闻名的巴黎城更是展示了它的繁华与富足,尤其是夜晚,歌剧院里灯火通明,各色沙龙中人头攒动,漂亮时尚的交际花与放荡不羁的文学青年充斥其中,波德莱尔正是这些青年中的一个。与众不同,在舞池摇摆的裙裾中,在灯光酒影里,波德莱尔看到的却是与风光、时尚截然不同的另一面,恶,无处不在的恶。这体现在它的诗集《恶之花》中。

《恶之花》(1857)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集中描写了巴黎城的丑恶现象。在他笔下,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诗人呈现给我们的是坏修士、腐尸、吸血鬼、幽灵、骷髅、性吸引诗人注目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巴黎的风景》集中描写了诗人对现代资本主义都

市病态文明的感受:工厂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变成“那煤烟的气流升向穹苍<sup>[1][P207]</sup>”,使天空感到愤怒和怨恨,高大的建筑、林立的脚手架,是文明的痛苦而光荣的饰物,当然还有那身首异处的女尸、变态的性爱、绝望的沉沦……在诗人眼中,现实的一切都罩着苦难色彩,而最苦难、最丑陋、最邪恶的是穷人聚居的郊区,在那里:“邪恶的梦宛若群蜂”,巴黎城充斥着乞丐、罪犯、死尸还有蛆虫。

《给一个赤发的女乞丐》里,写一个“赤发的白皮姑娘”,穿着“褴褛的衣裳”,拖着“青春年少的病体”,在“某个酒家的门口<sup>[1][P211]</sup>”,乞讨残羹剩肴;在《盲人》里,是不知寻找什么的盲人,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在《黄昏》中,诗人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丑恶与痛苦的夜巴黎景象:当辛劳了一天的“驼背的劳动者”重返卧榻,“歇息自己疲乏的肉体的时候”,“邪恶的魔鬼们在空气中/象实业家一样张开睡眠惺忪”,透过路灯的微光,诗人看到“卖淫在各条街巷里大显身手”,“邪恶象从人体上窃取食物的蛆虫,在‘污浊的城市中心区蠢动’,在赌场里;聚满婊子和骗子”,而那些以偷窃为生的人,正在“偷偷撬开人家的大门和银箱”,……<sup>[1][P237]</sup>在这首诗里,集中了波德莱尔眼中巴黎所有的“恶”。毫无疑问,他所关注的是下层无业游民的生活,在尽情凸现了他们

\* [收稿日期] 2005-01-09

[作者简介] 田焱(1972—),女,山东泰安人,枣庄学院宣传部助理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的肮脏与丑恶之后,隐含的是诗人深深地同情。他们“大多数从来不知道什么/家庭之乐,从未好好地生活过。”<sup>[1][128]</sup>

《恶之花》的另一个重要的意象是腐烂的尸体。在巴黎“凉夏的美丽的早晨”却有“一具丑恶的腐尸”<sup>[1][174]</sup>横陈在巴黎街头,苍蝇与蛆虫聚满了尸体的全身……这景象当然不怎么美丽,但却直指巴黎的实质,也许看上去珠光宝气美艳无比的巴黎骨子里却是一具在太阳下散发着恶臭的尸体,而那些奔波其间大大小小的商人、资本家、银行家们正是趴在她尸身上的苍蝇和蛆虫……

从这些所谓丑的意象里,我们也看到了诗人的内心——他眼里所有的恶均源于内心的创痛与忧郁,源自自己贫病交加的现实生活。他所生活的时代,巴黎的商业已很发达,写作也已和市场挂钩,而波德莱尔无疑是一个市场经济下失败的写手;“在文学市场上,波德莱尔最终也只占了一个很糟的位置。他的全部作品不过为他挣了一万五千法郎。”<sup>[2][151]</sup>伴随着贫穷的是摆脱不了的病魔,在生活的放纵之中他已百病缠身,在这个背景下,所有的繁华在他眼中只不过是死尸的舞蹈,透过幻象,他看到了巴黎的底层,那无处不散发着腐臭与罪恶的才是真正的巴黎风景。

### 大众 巴黎的男人和女人

在《恶之花》里,巴黎城涌动着的男人、女人无非两类,一类是代表着真正巴黎精神的人:他们包括雨果和自己的老女仆,对于他们,波德莱尔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另一类是人数众多的赌徒、妓女、小偷、酒鬼等等,他们代表了巴黎的底层生活。体现前一类的诗有献给雨果的《天鹅》、《七个老头子》和《小老太婆》。“巴黎的风景”中的第15首诗是写给幼时老女仆的,这是整个集子里的另类,在这首诗里,非但没有任何的“恶”的意象,而且还充分地表达了诗人的善良与温情:那个善良的老女仆“如今卑微的草地下面安睡”,诗人责备自己“应该去给她献上些鲜花”,责备自己没有去及时更换“挂在墓栏上面的零落的花圈”。在诗的最后,波德莱尔更是表达了他深挚沉痛的爱:

如果在夜晚,当炉薪噓噓作响/我看  
万方数据

到她泰然坐在安乐椅上/在冷得发青的十二月的夜里/看到她来自幽深的永眠之地/严肃地缩在我房间的角落里/用慈母之眼注视长大的孩子/看到她深陷的眼中泪珠滚滚/我怎样回答这位虔诚的灵魂?<sup>[1][249-250]</sup>

这是波德莱尔唯一的真情流露,即便对母亲,他有的也只是反叛(见第一首诗《祝福》),但对已经去世的女仆,他却表达了真挚恳切的感情。

然而,除此之外,《恶之花》中的巴黎人众却大多与“恶”相关:赌徒、妓女、酒鬼,即便豪华宴会上的美女,也只不过是一具黑色的骷髅。

赌徒 在很多首诗中,波德莱尔都写到了巴黎的赌场及赌徒,最出色的当然是《赌博》一诗,它描绘了一群“喝饱自己的鲜血”<sup>[1]</sup>;“不要虚无要地狱,不要死亡要痛苦”的赌徒的生活:“老妓女们坐在褪色的靠背椅子上”,阴惨惨地微笑;“在绿呢赌台四周,尽是无唇的面庞,无血色的嘴唇,无齿的齿龈,并还有/摸摸空虚的衣袋、摸着跳动的胸脯、/由于恐怖的高热而在拘挛的指头;……”<sup>[1][239-240]</sup>这纯粹是一幅象征的画面,在赌桌上,赌徒们全都面目模糊,诗人突出的是他们痉挛的手指和同样痉挛的心情。

妓女几乎是波德莱尔下笔最多的形象,在《黄昏》中,在《赌博》中,在《孤独者的酒》中,都有她们疲惫而冷漠的身影。

酒鬼 《恶之花》的第三部分名为“酒”,在全部5首诗里,写到了各式各样的醉酒者,写了在酒精的麻痹下,醉汉们暂时的欢愉:“请你给我们倒出毒酒,给我们鼓舞/趁我们头脑发热,我们要不顾一切/跳进深渊的深处,管他天堂和地狱/跳进未知之国的深部去猎获新奇!”<sup>[1][136]</sup>

在整部诗集中,赌徒、酒鬼和妓女的形象经常同时现身于同一个地方,他们无疑代表了巴黎底层的芸芸众生,也代表着巴黎城的真实情形——珠光宝气的巴黎、风情万种的巴黎,何尝不是象醉酒的人一样,坐在命运的赌桌旁,一掷千金?

毫无疑问,赌徒、酒鬼的形象来自下层巴黎,但他们代表了大多数,本雅明称他们为“大众”。大众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

息息相关，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巴黎城的“大众”：一群身处下层的流氓无产者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大众意味着巴黎的一切。本雅明说：“大众是一幅不安的面纱，波德莱尔透过它认识了巴黎。”<sup>[1] P139</sup>的确，大众的发现对波德莱尔意义非凡，虽然他笔下的大众面目模糊，大多没有名字，但它们的存在与出现恐怕是一个隐含的寓言，正是他们的存在决定巴黎的明天。

### 反叛 巴黎寓言

波德莱尔以自己超越时空的诗歌文本开创了象征诗派的先河，这象征体现在许许多多散发着“恶”意的意象中，更体现在对巴黎城的整体寓言式的隐喻中。《恶之花》的寓言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献给雨果的《天鹅》一诗中：“它无疑是一个寓言。骚动不安的城市变得严峻刻板起来，变得象玻璃一样易碎而透明，也就是说；城市的面貌变化得比一个凡人的心还要快，巴黎的质地是脆弱的，它被脆弱的象征包围着——有生命的东西（女黑人和天鹅）和历史形象……无论巴黎在《恶之花》的何处出现，都带着这种衰老的印记。‘黄昏的微光’是一个由城市材料再造出来的人苏醒时的悲泣。‘太阳’展现出城市破败的纹缕，像阳光下的一块旧织物。那个老人日复一日逆来顺受地拿着他的工具，因为即使在晚年他也未能从匮乏中摆脱出来，而这正是城市的寓言。”<sup>[2] P102</sup>从本雅明这一段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恶之花》的巴黎寓言的本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从波德莱尔的诗里读到一股隐藏的反叛的潜流。

波德莱尔把《恶之花》的第五部分题名为“叛逆”，这既是对那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抗议，也是巴黎城中那些面目模糊的大众对巴黎的反叛。上帝从来都不是公正的，对亚伯的后代，天主永远发出“满意的微笑”，而对该隐的后代，却让他们在“土中爬行，到最后让你悲惨地死掉”<sup>[1] P136</sup>——上帝是亚伯们的上帝，而不是该隐的上帝，不是反抗者的上帝。同样，对巴黎的酒鬼、赌徒们来说，巴黎也不是他们的天堂，他们的前程只有一个，那就是像撒旦一样起来反抗。

在那首著名的《拾垃圾者的酒》中，诗人似乎暗示了巴黎不久将要发生的暴动：

常看到一个拾垃圾者，摇晃着脑袋/  
碰撞着墙壁，象诗人似的踉跄走来/他对于暗探们及其爪牙毫不在意/把他心中的宏伟的意图吐露无遗。

他发出一些誓言，宣读崇高的法律/  
要把坏人们打倒，要把受害者救出/在那象华盖一样高悬的苍穹之下/他陶醉于自己的美德的辉煌伟大。

是的，这些尝够了他们家庭的烦恼、厄于年龄的老大、困于工作的疲劳、被巨大的巴黎所吐出的杂乱的秽物——大堆的垃圾压得弯腰曲背的人物/他们回来了，发出一股酒桶的香气/带领着那些垂着旧旗似的小胡子、被生存斗争搞得头发花白的战友；无数旗帜、鲜花、凯旋门，在他们前头/屹然耸立着，这是多么壮丽的魔术！

在那一大片军号、阳光、叫喊和铜鼓/吵得使人头痛的辉煌的狂欢之中/他们给醉心于爱的人们带来光荣。<sup>[1] P263-264</sup>

这首诗写于1844年之前，从其中的“暗探们”、“爪牙”、“弯腰曲背的人物”等等字眼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底层人民的暴动场景，从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发生在1848年2月革命甚至更向后的1871年巴黎公社的一幕。这些困于工作的疲劳，被资产阶级压到社会最底层的工人阶级成了巴黎的主角，在这时，巴黎城更是脆弱得不堪一击，旗帜、鲜花、凯旋门都属于波德莱尔笔下的“大众”，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上帝。

19世纪中期的巴黎，资产阶级正处于上升期，巴黎城表面上还是富足而幽闲的模样，然而诗人锐利的目光却穿透了美丽的幻象，看到了“恶”，看到了“反叛”，他注意到了大众的苦难；他在1851年写到：他都不可能不被这种奇观攫住，病态的大众吞噬着工厂的烟尘，在棉花絮中呼吸，机体组织里渗透了白色的铅、汞和种种制造杰作所需的有毒物质，……这些衰弱憔悴的大众；大地为之惊愕，他们感到一股绛色的暴烈的血液在周身的脉管中流淌，他们对着阳光和巨大的公园的阴影长久而充满忧愁地注视。”<sup>[2] P192</sup>在这种深重的苦难之下，大众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反叛”。

波德莱尔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大众的

## 来稿须知

为适应学术期刊论文查询检索的需要,加强期刊版式的规范化、标准化,本刊对作者的稿件结构及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1.稿件格式顺序:标题、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邮编)、中文摘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第一作者简介、正文、注释、参考文献,并将前5项翻译成英文置于文末。

2.中、英文摘要(250字左右)、关键词(3-8个)、注释一律尾注,文中用【P】依序标出。

3.参考文献请在文中标注位置,参考文献格式请按我刊要求修改。

a.专著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卷或册)【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b.期刊文章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c.文集或文集析出文献格式【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d.报纸文章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e.电子文献: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1.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DB/OL-联机网上数据库;M/CD-光盘图书;J/OL-网上期刊;EB/OL-网上电子公告.2.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一项)

4.第一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略)、籍贯、作者单位、职称、学位及研究方向。

5.图、表(三线表)名和图版说明需中英文对照。

6.国家重点攻关课题项目、省部级以上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请注明课题名称和编号。

7.文稿中的度量一律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并尽量用单位符号表示。

8.请寄3.5寸软盘,软盘上至少有一份word文件和一份纯文本文件,最好使用E-mail:zb6877@uzz.edu.cn投寄。

9.本刊对来稿有权进行必要的文字修改和编辑处理,如作者不同意修改,务请在来稿中注明。文责自负,请校对全文文字和数据,以确保无误。

枣庄学院学报编辑部

人,在他之前的雨果等人已有所触及,但他却是第一个看到了反叛的人,这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波德莱尔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天生是一个反叛者,他反叛继父,反叛生母,反叛一切墨守成规的生活,反抗专制的体制,在1848年2月那次革命中,波德莱尔就曾亲自走上了巴黎的街头,和他笔下的大众们一起战斗,虽然他在巴黎的街角上挥舞着步枪高喊的是“打倒奥皮克将军”——他的继父,但这种参予的态度就决定了他对于生活的忠实,正是这种忠实的态度让他不自觉地成了巴黎的寓言者。

虽然波德莱尔曾亲自走进大众之中,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看作大众的一分子,本雅明

说:“雨果把自己作为英雄放在人群中,波德莱尔却把自己作为一名英雄从人群中分离出来。<sup>[2][184]</sup>也许正是因为波德莱尔站在了巴黎的人群之外,他的《恶之花》才看到了他人看不到的东西,才会成为巴黎的一部城市寓言。

### 参考文献

[1]波德莱尔.恶之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北京:三联书店,1989.

[责任编辑:李鲁祥]